

韭、菹、鹿醢四豆，皆有司存。廟向無祭田，宣德間，吾從祖蘿壁、秋泉、南窗三公，始施四六頃六十八畝，在波羅海心沙、東馬廊、西馬廊、深井、金鼎、石魚塘，田乃潮田，歲一熟，淤泥所積，子母相生，今又增數頃矣。廟中有道士一房，僧二房，收其租谷。歲仲春，十二、十三日，有事於廟，蘿壁子孫主道士，秋泉、南窗子孫主於僧，予從兄士煌有碑誌其事。而吾鄉沙亭，與廟僅隔一江，一舸隨潮，瞬息可至，以有祭田之供，輒視之為家廟焉。而沙亭亦有南海離宮，高曾之所俎豆，靈怪之所憑依，世修其祀罔或懈。蓋生乎南海之上者，祠南海。生乎南嶽之下者，祠南嶽。亦庶民之禮也，非僭也。予嘗為文以祭曰：

「洪惟靈德，重潤南中。茫茫百越，潮汐咸通。火膏滋沃，金氣衝融。

洋洋發育，天一之功。三門以外，浩淼如空。天墟灑北，日母浮東。

君王百穀，莫不朝宗。扶胥南岸，有廟■■。高陽苗裔，俎豆其恭。

此方士女，所恃離宮。天吳海怪，飲食咸豐。咸波不溢，禾稼■■。

分龍有雨，怒颶無風。清和春仲，遠近來同。波羅望拜，相應雄鍾。

虔申禮薦，以達玄聰。」

○南海之帝

予嘗於南海祠書額曰「南海之帝」。蓋以家語云：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，是為五帝。又莊生云：南海之帝為條故也。南海之帝實祝融，祝融，火帝也，帝於南嶽，又帝於南海者。石氏《星經》云：南方赤帝，其精朱鳥，為七宿，司夏，司火，司南嶽，司南海，司南方是也。司火而兼司水，蓋天地之道，火之本在水，水足於中，而後火生於外，火非水無以為命，水非火無以為性，水與火分而不分，故祝融兼為水火之帝也。其都南嶽，故南嶽主峰名祝融。其離宮在扶胥，故昌黎雲，南海陰墟，祝融之宅，海在南而離宮在北，故曰陰墟也。體陰而用陽天之道，故以陰為宅也。四海以南為尊，以天之陽在焉，故祝融神次最貴，在北東西三帝、河伯之上。

祝融，赤帝也。《淮南子》云：南方之極，自北戶之界至炎風之野，赤帝祝融之所司是也。《正義》云：赤帝，南方赤■怒之神。赤■怒者，火赫赫炎炎之象。火者南人之命，南人之事赤帝，蓋事火也，事火者事其命也。歲之冬日，必為火清之醮以答神庥，龍車冕服，極其珍麗為之，所在皆然。

○真武

吾粵多真武宮，以南海佛山鎮之祠為大，稱曰祖廟。其像被發不冠，服帝服而建玄旗，一金劍豎前，一龜一蛇，蟠結左右，蓋天官書所稱，北宮黑帝，其精玄武者也，或即漢高之所始祠者也。粵人祀赤帝，並祀黑帝，蓋以黑帝位居北極而司命南溟。南溟之水生於北極，北極為源而南溟為委，祀赤帝者以其治水之委，祀黑帝者以其司水之源也。吾粵固水國也，民生於咸潮，長於淡汐，所不與鼉鼉蛟蟹同變化，人知為赤帝之功，不知為黑帝之德。家屍而戶祝之，禮雖不合，亦粵人之所以報本者也。或曰真武亦稱上帝，昔漢武伐南越，告禱於太乙，為太乙年逢旗，太史奉以指所伐國，太乙即上帝也。漢武邀靈於上帝而南越平，故今越人多祀上帝。

○五帝

漢武帝迷於鬼神，尤信越巫，嘗令越巫立越祝祠，安台無壇，亦祠天神上帝百鬼，而以雞卜，至今越祠多淫，以鬼神方惑民■祥者，所在皆然。諸小鬼之神者，無貴賤趨之，況於五方之帝及五嶽神，不更詘事乎哉。吳廷舉知順德，嘗禁淫祀，其言曰：律，祀典神祇，有司致祭。不當祀而祭，杖。頃行龍山龍江，見五嶽廟，中馮五帝，冕而執圭。夫五嶽視三公，諸侯在其域內，乃得祭之。祭用木主，號如其山，壇而不屋，天子有事告以籩，無則已。今帝之而不知其公也，僭諸侯之事而不知其庶人也。季氏旅於泰山，孔子譏之，況庶人乎。淫昏之鬼，充斥閭巷，家為巫史，四十保大抵盡叢祠矣。歲時伏臘，餼錢禱賽，椎牛擊鼓，戲倡舞像，男女雜沓，忽祖禰為出門之祭。富者長奢，貧者殫家，甚至攻剽■訟之徒，資以洪■，是奸盜之主而禮法之蠹也。知縣不佞，有人民社稷之寄，民神雜擾，不可放物，罪則在予。四十保淫祠悉毀之，其材以修保之亭壇，有餘輸縣營繕，象投水火，民孝弟力田奉公，自求多福。不然於我政人得罪，求助鬼神無及已。於是毀淫祠八百餘所，御史汪宗器惡之，計竹木斤兩以罪。嗚呼，不辨善淫，而以其瞞皆報，愧淫鬼矣。

○五穀神

晉吳修為廣州刺史，未至洲，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，止州廳上。其後州廳樑上圖畫以為瑞，號廣州曰五仙城。城中坡山，今有五仙觀，春秋粵人祈谷，以此方谷為五仙所遺。一仙遺一谷，谷有五，故為五仙。而五仙當日復有豐年之祝，故皆稱為五穀之神，州廳之繪以重谷也。城名曰五仙，亦重谷也。

○禾穀夫人

香山村落，多祀禾穀夫人，或以為后稷之母姜■原雲。予謂裡有社稷，社，土神也。稷，谷神也。祈年報賽，以二神為歸足矣。乃立淫宇而享祀無度，非禮莫甚焉。姜■原之祠在武功，天下無之，無已則改祠田祖乎，田祖者先農也。《詩》曰：「琴瑟擊鼓，以御田祖。」然古時田祖之祀，與社稷皆壇而不屋，社稷之壇有常，田祖之壇無常，有常以為主，無常以為客。然則社稷而外，民有侯禩禩會之事，亦可以無之他所矣。

○伏波神

伏波神，為漢新息侯馬援。侯有大功德於越，越人祀之於海康、徐聞，以侯治瓊海也。又祀之於橫州，以侯治烏蠻大灘也。灘在橫州東百餘里，為西南湍險之最，舟從■■至廣必經焉。灘有四，曰雷霹，曰龍門，曰虎跳，曰掛舵。每灘四折，折必五六里，出入亂石叢中，勢如箭激，數有破溺之患。夾岸皆山，侯廟在其北麓，凡上下灘者必問侯，侯許乃敢放舟，每歲侯必封灘十餘日，絕舟往來。新舟必磔一白犬以祭。有大風雨，侯輒駕銅船出灘，橈聲喧■，人不敢開篷竊視。晴霽時有銅篙鐵槳浮出，則橫水渡船必破覆，須祭禩之乃已，此皆侯之神靈所為雲。凡過灘，每一舟撥招者四人，使舵者四人，前立望路者一人。左右側豎其掌則舵隨之，然此地僅一姓人知水道，世為灘師，餘人則否，其人亦馬流遺裔也。灘為交趾下流，徵側叛時，侯疏擊以運樓船，至今石勢縱橫，宛如壁壘，大小石分曹角鬥，奇陣森然，戈甲之聲，喧闐十餘里外，侯威靈蓋千年一日也。祠中牀、帳、盤、盂諸物，祝人拂拭惟謹。居民每食必以祭，事若嚴君。予亦嘗以交趾■珠為薦，■珠者薏苡也。

伏波祠廣東、西處處有之，而新息侯尤威靈，其廟在交趾者，制狹小，周遭茅茨失火，廟恒不及，交趾絕神之。交趾人每懼漢人訴其過惡於侯而得疫病，於是設官二人守廟，不使漢人得入。而其君臣入而祭者，必膝行蒲伏，惴惴然以侯之誅殛為憂。侯之神長在交趾，凡以為兩廣封疆也。

○飛來神

羅定州西五里許，地曰牛頭灣，有尉佗廟。萬曆間，廟乘風雨飛越數里，至玉樹岡譚石鄉，民乃增飾而祀之，號其神曰飛來神，廟曰飛來廟。其鍾與香爐未飛去者，數移入廟而數去。噫，異甚。越人故俗鬼，越人勇之謂漢武帝雲。越人尚鬼，而其祠皆見鬼，數有效。昔東甌王敬鬼，壽百六十歲。佗固東甌王之流也，以一人之身，而歷中原七八主，享國數十年，壽至百有餘歲，意者亦嘗敬鬼耶。而其相呂嘉與佗同起，死時亦百有餘歲，皆異人也。佗死而廟食至今，民畏其神，復示之以怪異，其以越人■幾故耶。

○天妃

天妃海神，或以為太虛之中，惟天為大，地次之，故天稱皇，地稱後。海次於地，故稱妃，或曰非也。《易》：兑為澤。澤通於天，故曰天澤。以海為大，故曰天池。而兑為少女，故曰妃。艮之男為地公侯，故兑之女為天妃，然今南粵人皆以天妃為林姓

雲。

○龍母

龍母溫夫人者，晉康程水人也。秦始皇嘗遣使盡禮致聘，將納夫人後宮，夫人不樂。使者敦迫上道，行至始安，一夕龍引所乘船還程水，使者復往，龍復引船以歸。夫人沒，葬西源上，龍嘗為大波，滌浪轉沙以成墳，會大風雨，墓移江北，每洪水淹沒，四週皆濁，而近墓數尺獨清。墓之南有山，天將雨，雲氣必先群山而出，樹林陰翳，有數百年古木，人不敢伐，以夫人有神靈其間雲。夫人姓蒲，誤作溫，然其墓當靈溪水口，靈溪一名溫水，以夫人姓溫故名。或曰，溫者，媪之訛也。夫人故稱蒲媪，又稱媪龍。唐李紳詩；風水多虞祝媪龍，然媪非生龍者也。得大卵而畜之，龍子出焉。養之以飲食物，龍得長大，蓋古之豢龍氏也。始皇以為神，遣使迎媪。以嘗聞徐福言，海神之使者銅色而龍形，光上照天，意媪其同類也，求三神山患且至，船風輒引而去，豈亦龍之所為耶。

○斗姥

斗姥像在肇慶七星岩，名摩利支天菩薩，亦名天後。花冠瓔珞，赤足，兩手合掌，兩手擎日月，兩手握劍。天女二，捧盤在左右，盤一羊頭，一兔頭，前總制熊文燦之所造也。文燦招撫鄭芝龍時，使芝龍與海寇劉香大戰，菩薩見形空中，香因敗滅。文燦以為菩薩即玄女，蚩尤為暴時，黃帝仰天而歎，天遣玄女下，授黃帝兵符伏蚩尤。又嘗下天女曰「鬼女」，以止蚩尤風雨。古聖人用兵，皆以神女為助，於是傾貲十餘萬為宮殿極其壯麗以答之。論者謂，文燦當時以此十餘萬金錢募召壯士，為朝廷辦賊，必有功業可觀。當剿賊時，菩薩何不再見，豈所謂福無重至者耶。

○西王母

廣州多有祠祀西王母，左右有夫人，兩送子者，兩催生者，兩治痘疹者，凡六位。蓋西王母弟子，若飛瓊、董雙成、萼綠華之流者也。相傳西王母為人注壽注福注祿，諸弟子亦以保嬰為事，故人民事之惟恐後。考西王母見《山海經》、汲冢《周書》、《穆天子傳》、《漢武帝內傳》。而莊子云：夫道在太極之先。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廣，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終。是則開闢以來，有天地即有西王母，而道家以為西王母者，金母也。木公生之，金母成之。人類之所以不絕於天地間者，以有金母之成之也。金母者，天下之大母，故曰王母。居於西，以成物為事，故曰西王母雲。壁上多繪畫保嬰之事，名子孫堂，人民生子女者，多契神以為父母，西王母與六夫人像，悉以紅紙書契名帖其下，其神某，則取其上一字以為契名，婚嫁日乃遣巫以酒食除之。

○花王父母

越人祈子，必於花王父母。有祝辭云：「白花男，紅花女。」故婚夕親戚皆往送花，蓋取《詩》「華如桃李」之義。詩以桃李二物，興男女二人，故桃夭言女也，梅言男也，女桃而男梅也。華山上有石養父母祠，秦人往往祈子，亦花王父母之義也。

○金華夫人

廣州多有金華夫人祠，夫人字金華，少為女巫不嫁，善能調媚鬼神，其後溺死湖中，數日不壞。有異香，即有一黃沉女像容貌絕類夫人者浮出，人以為水仙，取祠之，因名其地曰仙湖，祈子往往有驗。婦女有謠云：「祈子金華，多得白花。三年兩朵，離離成果。」越俗今無女巫，惟陽春有之，然亦自為女巫，不為人作女巫也。蓋婦女病輒跳神，愈則以身為賽，垂髮尚盛色，纏結非常，頭戴烏毛之冠，綴以瓔珞，一舞一歌，迴環宛轉，觀者無不稱豔。蓋自為身為媚，乃為敬神之至雲。女巫瓊州特重，每神會，必擇女巫之姣少者，唱蠻詞，吹黎笙以為樂，人妖淫而神亦爾，尤傷風教。

○東莞城隍

洪武二年三月朔，上在朝陽殿，夢一臣裸頭象簡，一白髯老者隨之，山呼舞蹈，稱臣東莞城隍，老者縣中鉢孟山土地，謹奏陛下，東莞歲中致祭無祀。一次不敷，乞敕有司，遞年祭三次，庶幽魂得以均霑。上覺而異之，召禮部議，乃封東莞城隍顯佑伯，仍管城隍司事。賜伯爵儀仗，暨異錦龍緞一端，印曰東莞縣城隍之印。遞年三月三日、九月九日，有司以少牢致祭，別頒敕封鉢孟山土地，賜以冠帶，詔東莞及天下無祀者。歲中清明日、七月望日、十月朔日致祭，著為令，敕書今藏廟中。而鉢孟山土地像冠帶，與他處幅巾深衣者異。

○祭厲

葉石洞為惠安宰，淫祠盡廢，分遣師巫充社夫。遇水旱癘疫，使行禳禮。又遵洪武禮制，每里一百戶，立壇一所，祭無祀鬼神。祭日皆行儺禮，或不儺則十二月大儺。儺用狂夫一人，蒙熊皮，黃金四目，鬼面，玄衣朱裳，執戈揚盾。又編茅草為長鞭，黃冠一人執之，擇童子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十二人，或二十四人，皆赤幘執桃木而噪，入各人家室逐疫，鳴鞭而出，各家或用醋炭以送疫。黃冠倡，童子和曰，甲作食凶，弗胃食虎，雄伯食魅，騰簡食不祥。攬諸食咎，伯奇食夢，強梁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，委隨食觀，錯斷食巨，窮奇、騰根共食蠱。凡使十二神追惡凶，赫汝軀，拉汝，節解汝肉，抽汝肺腸。汝不急去，後者為糧，此乃古禮，雖孔子所不敢違也。後世此禮廢絕，每逢災疾，乃至禳星告門，作諸無益，其傷民財甚矣。予至東莞，每夜聞逐鬼者，合吹牛角，嗚嗚達旦作鬼聲。師巫咒水書符，刻無暇晷，其降生神者，迷仙童者，問覘者，婦女奔走，以錢米交錯於道，所在皆然。而諸縣尋常有病，則以酒食置竹箕上，當門巷而祭。曰設鬼，亦曰拋撒。或作紙船紙人燔之，紙人以代病者，是曰代人。人以鬼代，鬼以紙代，真愚夫婦之所為也。博羅之俗，正月二十日以桃枝插門，童稚則以桃葉為佩，日禁鬼也。廣州婦女患病者，使一嫗左持雄雞，右持米及箸，於閭巷間臯曰某歸，則一嫗應之曰某歸矣，其病旋愈，此亦招魂之禮，是名雞招。人知越有雞卜，不知復有雞招，亦曰叫雞米雲。至始死，則召師巫開路安魂靈，投金錢於江，買水以浴。而七七日日百日皆為佛事，破家以從，無貧富皆然，善乎石洞之能導民以禮也。始下車，即召作佛事者雲。知縣到任二十日，禮教未敷，致百姓居喪而作佛事，罪在知縣。即取幡幢鬼、鈴鐸等焚毀。孝子僧眾，聽講小學一章，有何選卿者，居喪不作佛事，石洞以為賢於峨寇博帶誦法孔子者，特具羊酒，遣父老親禮其廬，以示旌異。

○綠郎

廣州女子年及笄，多有犯綠郎以死者，以師巫茅山法治之，多不效。蓋由嫁失其時，情慾所感，致為鬼神侵侮。睽之象，兌女澤動而下，則見有豕負涂。離女火動而上，則見有鬼一車，此其徵也。綠郎者，車中之鬼也。未得夫而張之弧，已得夫而說之弧。夫者兩也，遇兩則吉矣。又廣州男子未娶，亦多有犯紅娘以死。諺曰：「女忌綠郎，男忌紅娘。」皆謂命帶綠郎紅娘者可治，出門而與綠郎紅娘遇者不可治，此甚妄也。咸之象，二少憧憧，則朋從其思。少女之思往，則綠郎之朋來，少男之思往，則紅娘之朋來，皆婚姻不及其時所致。綠郎一曰過天綠郎，亦曰駙馬。

○二司

崖有二司神者，一日降魂童言曰：欲與蕭公斗法。於是二司神各發馬腳。馬腳者，神所附之人也。以槍自刺其腹洞貫焉，刺咽亦如之。有疾病者，許火棚。既愈，如數伐薪，請二司神酬願。病者率眾與二司神，跣行烈燄，毫髮無損。廣有三界神者，人有爭鬥，多向三界神乞蛇以決曲直。蛇所向作咬人勢則曲，背則直。或以香花錢米迎蛇至家，囊蛇而探之，曲則蛇咬其指，直則已。有許願者不還，蛇則騰至人家索飲食。又或有仇怨，於神前書其人年生八字，以碗覆之。神前碗大小紛然，無有敢動其一者。有急腳先鋒神者，凡男女將有所私，從而禱之，往往得之所欲，以香囊酬之，神前香囊堆積，乞其一二，則明歲酬以三四。新興有東山神者，有處女彩桑過焉。歌曰：「路邊神，爾單身。一蠶生二繭，吾舍作夫人。」還家果一蠶二繭，且甚巨。是夜風雨大作，女失所之，有一紅絲自屋起，牽入廟中，追尋之，兀坐無聲息矣。遂泥而塑之，稱羅夫人。番禺石壁有恩情神者，昔有男女二人，於舟中目成，將及岸，女溺於水，男從而援之，俱死焉。二屍浮出，相抱不解，民因祠以為恩情廟，此皆叢祠之淫者，民未知義，以淫祠為之依歸，可悲也。

